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礼敬彼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

沙门果经¹

王臣论 (Rājāmaccaḥā)

150.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王舍城基瓦王子育的芒果林，与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库僧一起。

那个时候，正值十五日伍波萨他，是[雨季]第四个月满月的果木地日晚上，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

¹ 沙门果经 (Sāmaññaphalasuttaṃ)：译自《长部》第2经。

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Rājā māgadho ajātasattu vedehiputto)在杀死父王宾比萨拉(Bimbisāra)并篡夺王位之后，因为充满悔恨而寝食不安，在大臣基瓦王子育(Jīvaka komārabhacca)的引荐下前往谒见世尊，向世尊请教了一个问题：世俗人通过从事各种职业可以带来今生可见的成果，出家人是否也能获得今生可见的成果？世尊反问未生怨王是否曾经向其他人提出这个问题，国王回答说他曾拜访过当时著名的外道六师，并叙述了他们的理论学说。接着，世尊依出家、持戒、修定、智慧等，指出了十四种在今生可见而且次第增上的沙门果。国王听了开示之后，皈依佛法僧成为在家弟子。

通过本经，我们可以了解到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沙门思潮”的各种宗教哲学思想。同时，本经也肯定了佛教的修行是次第增上、层层殊胜，并以断尽一切烦恼为最终目标的；而所有这一切的沙门果，都是切实可行、今生可得的。

为诸王臣围绕着，登上殿楼顶层的上面坐着。

当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就伍波萨他发出感叹说：“朋友们，多么可爱的夜晚啊！朋友们，多么美丽的夜晚啊！朋友们，多么美妙的夜晚啊！朋友们，多么愉悦的夜晚啊！朋友们，多么祥瑞的夜晚啊！我们是否去拜访哪位沙门或婆罗门，拜访后能使我内心欢喜。”

151. 如此说时，一个王臣对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这样说：“大王，此布拉那·咖沙巴有僧团、有大众，为众人之师，有名、有声望、创教主、受多人尊敬、经验丰富、出家经久、耆宿、高龄。大王，拜访那位布拉那·咖沙巴，也许大王拜访布拉那·咖沙巴能使内心欢喜。”如此说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152. 另一个王臣也对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这样说：“大王，此马卡离·苟萨喇有僧团、有大众，为众人之师，有名、有声望、创教主、受多人尊敬、经验丰富、出家经久、耆宿、高龄。大王，拜访那位马卡离·苟萨喇，也许大王拜访马卡离·苟萨喇能使内心欢喜。”如此说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153. 另一个王臣也对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这样说：“大王，此阿基答·给萨甘拔喇有僧团、有大众，为众人之师，有名、有声望、创教主、受多人尊敬、经验丰富、出家经久、耆宿、高龄。大王，拜访那位阿基答·给萨甘拔喇，也许大王拜访阿基答·给萨甘拔喇能使内心欢喜。”如此说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154. 另一个王臣也对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这样说：“大王，此巴古塔·咖吒亚那有僧团、有大众，为众人之师，有名、有声望、创教主、受多人尊敬、经验丰富、出家经久、耆宿、高龄。大王，拜访那位巴古塔·咖吒亚那，也许大王拜访巴古塔·咖吒亚那能使内心欢喜。”如此说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155. 另一个王臣也对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这样说：“大王，此山吒亚·悲喇他子有僧团、有大众，为众人之师，有名、有声望、创教主、受多人尊敬、经验丰富、出家经久、耆宿、高龄。大王，拜访那位山吒亚·悲喇他子，也许大王拜访山吒亚·悲喇他子能使内心欢喜。”如此说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156. 另一个王臣也对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这样说：“大王，此尼干陀·那嗒子有僧团、有大众，为众人之师，有名、有声望、创教主、受多人尊敬、经验丰富、出家经久、耆宿、高龄。大王，拜访那位尼干陀·那嗒子，也许大王拜访尼干陀·那嗒子能使内心欢喜。”如此说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王子育基瓦论 (Komārabhaccajīvakakathā)

157. 那个时候，基瓦王子育在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不远处默然而坐。当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对基瓦王子育这样说：

“朋友基瓦，你为何默然呢？”

“大王，此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住在我的芒果林，与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库僧一起。对那位世尊有这样的名声传扬：‘彼世尊亦即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具足，善至，世间解，无上者，调御丈夫，天人导师，佛陀，世尊。’大王，拜访那位世尊，也许大王拜访世尊能使内心欢喜。”

158. “那么，朋友基瓦，请准备象车吧！”

“是的，大王！”基瓦王子育答应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准备了五百头雌象，以及国王御乘的公

象之后，报告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说：“大王，已准备好那些象车，现在可考虑时候了。”

159. 那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令[宫]女们一一登上五百辆象车，并登上[自己]御乘的公象，由诸持火炬者伴随着，以大王的威严从王舍城出发，向基瓦王子育的芒果林前进。

当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来到芒果林不远处，觉得害怕、惧怕、身毛竖立。于是，恐惧、悚惧、身毛竖立的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对基瓦王子育这样说：

“朋友基瓦，你不会欺骗我吧？朋友基瓦，你不会蒙骗我吧？朋友基瓦，你不会把我交给敌人吧？若真的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库僧团，为何既没有喷嚏声，也没有咳嗽声、吵杂声呢？”

“大王，不要害怕！大王，不要害怕！大王，我不会欺骗您！大王，我不会蒙骗您！大王，我不会把您交给敌人！大王，前进！大王，前进！在那圆堂里灯火辉煌。”

沙门果之问 (Sāmaññaphalapucchā)

160. 当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乘象前进

到象所能到之地，从象乘下来后，步行到圆堂门口。去到后对基瓦王子育这样说：“朋友基瓦，哪位是世尊？”

“大王，那位是世尊！大王，那位世尊依中柱面向东方坐在比库僧众的前面。”

161. 当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来到世尊之处，来到后站在一边。站在一边的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环视默然犹如湖水般澄净的比库僧团，发出感叹说：“愿我的伍达夷跋达王子拥有这样的寂静，就如比库僧团现在所拥有的寂静！”

“大王，你[的思念]随所爱而去。”

“尊者，我爱伍达夷跋达王子！尊者，愿我的伍达夷跋达王子拥有这样的寂静，就如比库僧团现在所拥有的寂静！”

162. 当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礼敬世尊后，向比库僧众合掌致敬，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想问世尊一些问题，假如世尊能抽空为我解答问题。”

“大王，随意问吧！”

163. “尊者，是否就如这些种种职业，也即是：驯象师、驯马师、车夫、弓术师、旗手、元帅、粮草兵、高级军官、突击队、前锋、勇士、装甲兵、奴隶子、糕

点师、理发师、洗浴师、厨师、花鬘师、染织工、织布工、编篮工、陶匠、算术师、印算师，或其他像这类的种种职业，他们都能在今生即享用现见的职业成果，他们以此使自己快乐和满足，使父母快乐和满足，使妻儿快乐和满足，使朋友快乐和满足，对诸沙门、婆罗门建立的崇高布施能导向生天、乐报和天界。尊者，是否能够告知同样在今生即现见的沙门果？”

164. “大王，你是否记得曾向其他沙门、婆罗门问过此问题？”

“尊者，我记得曾向其他沙门、婆罗门问过此问题。”

“大王，请说说他们所回答的话，假如你不[觉得]麻烦话。”

“尊者，我不[觉得]麻烦，无论世尊或像世尊一样者坐在哪里。”

“大王，那请说说吧！”

不拉那伽沙巴之说 (Pūraṇakassapavādo)

165. “尊者，有一次，我前往不拉那·伽沙巴之处。去到之后，与不拉那·伽沙巴共相问候。互相问候、友好地交谈之后坐在一边。尊者，坐在一边的我对不拉

那·咖沙巴这样说：‘朋友咖沙巴，是否就如这些种种职业，也即是：驯象师、驯马师、车夫、弓术师、旗手、元帅、粮草兵、高级军官、突击队、前锋、勇士、装甲兵、奴隶子、糕点师、理发师、洗浴师、厨师、花鬘师、染织工、织布工、编篮工、陶匠、算术师、印算师，或其他像这类的种种职业，他们都能在今生即享用现见的职业成果，他们以此使自己快乐和满足，使父母快乐和满足，使妻儿快乐和满足，使朋友快乐和满足，对诸沙门、婆罗门建立的崇高布施能导向生天、乐报和天界。朋友不拉那·咖沙巴，是否能够告知同样在今生即现见的沙门果？’

166. 尊者，如此说时，不拉那·咖沙巴对我这样说：‘大王，做、令做，砍、令砍，烧、令烧，悲、令悲，疲劳、令疲劳，战栗、令战栗，令杀生、令不与取、破门[行窃]、掠夺[财物]、偷盗、拦路[抢劫]、通奸他妻、说假话，并没有作恶行。即使用边缘锋利之轮将此地上的众生作一肉聚、一肉堆，以此因缘既没有罪恶，也没有恶报。即使沿着恒河的南岸杀戮、令杀戮，砍、令砍，烧、令烧，以此因缘既没有罪恶，也没有恶报；即使沿着恒河的北岸布施、令布施，祭祀、令祭祀，以此因缘既没有福德，也没有福报。通过布施、调御、自制、真

实语没有福德，[也]没有福报。’如此，尊者，我问不拉那·伽沙巴现见的沙门果，却答以无作用。

尊者，就好像问芒果却答以面包果，或问面包果却答以芒果；同样的，尊者，我问不拉那·伽沙巴现见的沙门果，却答以无作用。尊者，为此我这样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想要非难居住在[我]领土内的沙门或婆罗门呢？’尊者，我对不拉那·伽沙巴的话既不欢喜，也不反驳；不欢喜、不反驳却不满意，但没说不满意的话，只是不接受、不采纳他的话，从座位起来而离开。”

马卡离苟萨喇之说 (Makkhaligosālavādo)

167. “尊者，有一次，我前往马卡离·苟萨喇之处。去到之后，与马卡离·苟萨喇共相问候。互相问候、友好地交谈之后坐在一边。尊者，坐在一边的我对马卡离·苟萨喇这样说：‘朋友苟萨喇，是否就如这些种种职业……朋友苟萨喇，是否能够告知同样在今生即现见的沙门果？’

168. 尊者，如此说时，马卡离·苟萨喇对我这样说：‘大王，有情的污染没有因、没有缘，无因、无缘有情污染；有情的清净没有因、没有缘，无因、无缘有情清净。没有自作者，没有他作者，没有人作者；没有力，

没有精进，没有人的能力，没有人的努力。一切有情、一切有息者、一切生类、一切生命无自在、无力、无精进，随命运、境遇、自然而变化，在六种阶层中经受乐与苦。但于此一百四十万种主要之胎，及六千六百；五百种业、五种业、三种业、[一种]业和半业，六十二种行道、六十二种中劫、六种阶层、八种人地、四千九百种活命、四千九百种遍行者，四千九百种龙住、两千种根、三千种地狱、三十六种尘界，七种有想胎、七种无想胎、七种节生胎，七种天、七种人、七种鬼，七种池、七种结节²、七百种结节，七种崖、七百种崖，七种梦、七百种梦，八百四十万大劫，若愚者和智者经流转、轮回后，皆将作苦之边际。其中没有‘我将通过持戒、禁誓、苦行或梵行，使未成熟之业成熟，或消除所触的成熟之业。’实非如此。苦乐有定量，轮回有止境，没有增减，没有高下。犹如抛出的线球会翻滚着松开。同样的，愚者和智者经流转、轮回后，皆将作苦之边际。’

169. 如此，尊者，我问马卡离·苟萨喇现见的沙门果，却答以轮回清净。尊者，就好像问芒果却答以面包果，或问面包果却答以芒果；同样的，尊者，我问马卡

² 结节：缅文版作 pavuṭā，兰卡版作 pabuṭā，词义皆不明。该经的义注解解释为 gaṇṭhikā（结节），复注解解释为“山的结节”。

离·苟萨喇现见的沙门果，却答以轮回清静。尊者，为此我这样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想要非难居住在[我]领土内的沙门或婆罗门呢？’尊者，我对马卡离·苟萨喇的话既不欢喜，也不反驳；不欢喜、不反驳却不满意，但没说不满意的话，只是不接受、不采纳他的话，从座位起来而离开。”

阿基答给萨甘拔喇之说 (Ajitakesakambalavādo)

170. “尊者，有一次，我前往阿基答·给萨甘拔喇之处。去到之后，与阿基答·给萨甘拔喇共相问候。互相问候、友好地交谈之后坐在一边。尊者，坐在一边的我对阿基答·给萨甘拔喇这样说：‘朋友阿基答，是否就如这些种种职业……朋友阿基答，是否能够告知同样在今生即现见的沙门果？’

171. 尊者，如此说时，阿基答·给萨甘拔喇对我这样说：‘大王，没有布施，没有供养，没有献供，没有善行恶行诸业之果的异熟，没有此世，没有他世，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众生是化生者，世上没有沙门、婆罗门之正行者、正行道者，以自智证知此世及他世而宣说。人只是四大种，当其死时，地回归于地身，水回归于水身，火回归于火身，风回归于风身，诸根转移为

虚空，以担架为第五³的人们将死者抬走，文句⁴被念到火葬场为至，骨头变成鸽子色，供祭皆成灰。布施是愚人所施設，任何说有[来世]之说，它们都是空无、虚妄的戏论。愚者和智者身坏后皆断灭、消失，死后不再存在。’

172. 如此，尊者，我问阿基答·给萨甘拔喇现见的沙门果，却答以断灭论。尊者，就好像问芒果却答以面包果，或问面包果却答以芒果；同样的，尊者，我问阿基答·给萨甘拔喇现见的沙门果，却答以断灭论。尊者，为此我这样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想要非难居住在[我]领土内的沙门或婆罗门呢？’尊者，我对阿基答·给萨甘拔喇的话既不欢喜，也不反驳；不欢喜、不反驳却不满意，但没说不满意的话，只是不接受、不采纳他的话，从座位起来而离开。”

巴古塔咖吒亚那之说 (Pakudhakaccāyanavādo)

173. “尊者，有一次，我前往巴古塔·咖吒亚那之

³ 以担架为第五 (āsandipañcamā): 即四个人分别抬着有四只脚的卧床，连同卧床在内为第五的意思。

⁴ 文句 (padāni): 以“这人曾如此持戒，如此犯戒”等方式追悼死者功过的文句。

处。去到之后，与巴古塔·咖吒亚那共相问候。互相问候、友好地交谈之后坐在一边。尊者，坐在一边的我对巴古塔·咖吒亚那这样说：‘朋友咖吒亚那，是否就如这些种种职业……朋友咖吒亚那，是否能够告知同样在今生即现见的沙门果？’

174. 尊者，如此说时，巴古塔·咖吒亚那对我这样说：‘大王，有此七种身非造作、非造作类、非化作、非化作者、不生、稳如山峰、竖立如石柱。它们不动摇、不变易，互相不妨害，不能互相导致乐、苦或苦乐。哪七种呢？地身、水身、火身、风身、乐、苦，命为第七。此七种身非造作、非造作类、非化作、非化作者、不生、稳如山峰、竖立如石柱。它们不动摇、不变易，互相不妨害，不能互相导致乐、苦或苦乐。其中没有杀者或令杀者，听闻者或令闻者，识知者或令识知者。即使以锋利的刀剑砍头，也没有任何生命被夺取，只是刀剑落在此七种身中间的空隙而已。’

175. 如此，尊者，我问巴古塔·咖吒亚那现见的沙门果，却答以其他异事。尊者，就好像问芒果却答以面包果，或问面包果却答以芒果；同样的，尊者，我问巴古塔·咖吒亚那现见的沙门果，却答以其他异事。尊者，为此我这样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想要非难居住在

[我]领土内的沙门或婆罗门呢?’尊者,我对巴古塔·咖吒亚那的话既不欢喜,也不反驳;不欢喜、不反驳却不满意,但没说不满意的话,只是不接受、不采纳他的话,从座位起来而离开。”

尼干陀那嗒子之说 (Nigaṇṭhanāṭaputtavādo)

176. “尊者,有一次,我前往尼干陀·那嗒子之处。去到之后,与尼干陀·那嗒子共相问候。互相问候、友好地交谈之后坐在一边。尊者,坐在一边的我对尼干陀·那嗒子这样说:‘朋友阿笈韦山⁵,是否就如这些种种职业……朋友阿笈韦山,是否能够告知同样在今生即现见的沙门果?’

177. 尊者,如此说时,尼干陀·那嗒子对我这样说:‘在此,大王,尼干陀以四种防护而防护。大王,尼干陀以哪四种防护而防护呢?在此,大王,尼干陀是防止一切水者、相应一切水者、去除一切水者和遍满一切水者⁶。大王,尼干陀乃如此以四种防护而防护。大王,

⁵ 阿笈韦山 (Aggivessana): 古印度王族之姓。耆那教主尼干陀·那嗒子原出身王族,姓阿笈韦山,故以此姓称呼他。

⁶ 防止一切水者(sabbavārivārito): 即回避一切冷水的意思。据说他认为冷水中含有众生,所以不使用它。相应一切水者(sabbavāriyutto): 通过防止一切恶而相应者。去除一切水者(sabbavāridhuto): 通过防止一切恶来去除恶

若尼干陀如此以四种防护而防护，大王，这称为尼干陀的自至、自制和自立。’

178. 如此，尊者，我问尼干陀·那嗒子现见的沙门果，却答以四种防护。尊者，就好像问芒果却答以面包果，或问面包果却答以芒果；同样的，尊者，我问尼干陀·那嗒子现见的沙门果，却答以四种防护。尊者，为此我这样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想要非难居住在[我]领土内的沙门或婆罗门呢？’尊者，我对尼干陀·那嗒子的话既不欢喜，也不反驳；不欢喜、不反驳却不满意，但没说不满意的话，只是不接受、不采纳他的话，从座位起来而离开。”

山吒亚悲喇他子之说 (Sañcayabelaṭṭhaputtavādo)

179. “尊者，有一次，我前往山吒亚·悲喇他子之处。去到之后，与山吒亚·悲喇他子共相问候。互相问候、友好地交谈之后坐在一边。尊者，坐在一边的我对山吒亚·悲喇他子这样说：‘朋友山吒亚，是否就如这些种种职业……朋友山吒亚，是否能够告知同样在今生即现见的沙门果？’

180. 尊者，如此说时，山吒亚·悲喇他子对我这样

者。遍满一切水者(sabbavāriphuṭo)：通过防止一切恶而证达者。

说：‘大王，假如你如此问我：“有来世吗？”若我如此认为：“有来世。”我会如此回答你：“有来世。”但我不[说]“这样”，我不[说]“那样”，我也不[说]“别样”；我不[说]“不是”，我也不[说]“并非不是”。假如你如此问我：“没有来世吗？”……“亦有亦没有来世吗？”……“既非有亦非没有来世吗？”……“有众生是化生者吗？”……“没有众生是化生者吗？”……“亦有亦没有众生是化生者吗？”……“既非有亦非没有众生是化生者吗？”……“有善行恶行诸业之果的异熟吗？”……“没有善行恶行诸业之果的异熟吗？”……“亦有亦没有善行恶行诸业之果的异熟吗？”……“既非有亦非没有善行恶行诸业之果的异熟吗？”……“如来死后有吗？”……“如来死后无有吗？”……“如来死后亦有亦无有吗？”……“如来死后既非有亦非无有吗？”若我如此认为：“如来死后既非有亦非无有。”我会如此回答你：“如来死后既非有亦非无有。”但我不[说]“这样”，我不[说]“那样”，我也不[说]“别样”；我不[说]“不是”，我也不[说]“并非不是”。

181. 如此，尊者，我问山吒亚·悲喇他子现见的沙门果，却答以混乱。尊者，就好像问芒果却答以面包果，

或问面包果却答以芒果；同样的，尊者，我问山吒亚·悲喇他子现见的沙门果，却答以混乱。尊者，为此我这样想：‘这些沙门、婆罗门一切都愚痴、一切都愚昧，为何问现见的沙门果，却答以混乱。’尊者，为此我这样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想要非难居住在[我]领土内的沙门或婆罗门呢？’尊者，我对山吒亚·悲喇他子的话既不欢喜，也不反驳；不欢喜、不反驳却不满意，但没说出不满意的话，只是不接受、不采纳他的话，从座位起来而离开。”

第一种现见的沙门果

(Paṭhamasandiṭṭhikasāmaññaphalaṃ)

182. “尊者，我也问世尊：‘尊者，是否就如这些种种职业，也即是：驯象师、驯马师、车夫、弓术师、旗手、元帅、粮草兵、高级军官、突击队、前锋、勇士、装甲兵、奴隶子、糕点师、理发师、洗浴师、厨师、花鬘师、染织工、织布工、编篮工、陶匠、算术师、印算师，或其他像这类的种种职业，他们都能在今生即享用现见的职业成果，他们以此使自己快乐和满足，使父母快乐和满足，使妻儿快乐和满足，使朋友快乐和满足，对诸沙门、婆罗门建立的崇高布施能导向生天、乐报和

天界。尊者，是否能够告知同样在今生即现见的沙门果？”

183. “可以的，大王。大王，我就此问题反问你，请按你的意思回答。大王，你认为如何？在此，若有一人是你的奴仆、佣人，是早起晚寝、顺从[你意]而作、[令你]适意而行、[对你说]爱语、仰视[你的]颜脸者。他这样[想]：‘福德之所至、福德之果报真稀有啊！朋友；未曾有啊！朋友。此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是人，我也是人。此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拥有、具足五欲功德而享受，犹如天神；但我却是他的奴仆、佣人，是早起晚寝、顺从而作、适意而行、爱语、仰视颜脸者。我实应作诸功德，就让我剃除须发，披着袈裟衣，出离俗家而为无家者吧！’

他于后时剃除须发，披着袈裟衣，出离俗家而为无家者。他如此出家，防护身而住，防护语而住，防护意而住，满足于最低限度的食物和衣服，乐于远离。假如有人这样报告你：‘望大王明鉴：有个人是您的奴仆、佣人，是早起晚寝、顺从而作、适意而行、爱语、仰视颜脸者。大王，他已剃除须发，披着袈裟衣，出离俗家而为无家者。他如此出家，防护身而住，防护语而住，防护意而住，满足于最低限度的食物和衣服，乐于远

离。’你是否会这样说：‘朋友，将那人抓来，再做我的奴仆、佣人，做早起晚寝、顺从而作、适意而行、爱语、仰视颜脸者’？”

184. “当然不会！尊者。我们还会礼敬、起迎、邀请座位，以衣服、饮食、坐卧处、病者所需之医药资具向他作邀请，为他提供如法的保护、庇护、守护。”

185. “你认为如何，大王，若是如此，有现见的沙门果还是没有？”

“尊者，确实有如此现见的沙门果！”

“大王，这就是我为你指出的第一种在今生即现见的沙门果。”

第二种现见的沙门果

(Dutiyasandiṭṭhikasāmaññaphalaṃ)

186. “尊者，能够告知其他同样在今生即现见的沙门果吗？”

“可以的，大王。大王，我就此问题反问你，请按你的意思回答。大王，你认为如何？在此，若有一人是你的农夫，是家主、纳税者、增长收入者。他这样[想]：‘福德之所至、福德之果报真稀有啊！朋友；未曾有啊！朋友。此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是人，我也是人。

此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拥有、具足五欲功德而享受，犹如天神；但我却是他的农夫，是家主、纳税者、增长收入者。我实应作诸功德，就让我剃除须发，披着袈裟衣，出离俗家而为无家者吧！’

他于后时，舍弃少量财产，或舍弃大量财产；舍离少数的亲戚眷属，或舍离多数的亲戚眷属；剃除须发，披着袈裟衣，出离俗家而为无家者。他如此出家，防护身而住，防护语而住，防护意而住，满足于最低限度的食物和衣服，乐于远离。假如有人这样报告你：‘望大王明鉴：有个人是您的农夫，是家主、纳税者、增长收入者。大王，他已剃除须发，披着袈裟衣，出离俗家而为无家者。他如此出家，防护身而住，防护语而住，防护意而住，满足于最低限度的食物和衣服，乐于远离。’你是否会这样说：‘朋友，将那人抓来，再做我的农夫，做家主、纳税者、增长收入者’？”

187. “当然不会！尊者。我们还会礼敬、起迎、邀请座位，以衣服、饮食、坐卧处、病者所需之医药资具向他作邀请，为他提供如法的保护、庇护、守护。”

188. “你认为如何，大王，若是如此，有现见的沙门果还是没有？”

“尊者，确实有如此现见的沙门果！”

“大王，这就是我为你指出的第二种在今生即现见的沙门果。”

更殊胜的沙门果 (Paṇītataraśāmaññaphalaṃ)

189. “尊者，能够告知其他比此现见的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在今生即现见的沙门果吗？”

“可以的，大王。那么，大王，谛听，善作意之！我要说了！”

“是的，尊者。”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末生怨王回答世尊。

190. 世尊如此说：“大王，在此，如来出现于世间，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具足，善至，世间解，无上者，调御丈夫，天人导师，佛陀，世尊。他在这有诸天、魔、梵的世间，有沙门、婆罗门、天与人的入界，以自己之智证悟后宣说。他所教导之法是初善、中善、后善的，说明有义有文、完全圆满清净的梵行。

191. 有家主、家主子或任一个家族出生者听了该法。他听了该法后对如来获得信心。他以此获得信心具足而如是深思：‘居家狭隘，是尘垢之途，出家开阔。住在俗家不容易行此完全圆满、完全清净的梵行。就让我剃除须发，披着袈裟衣，出离俗家而为无家者吧！’

192. 他于后时，舍弃少量财产，或舍弃大量财产；舍离少数的亲戚眷属，或舍离多数的亲戚眷属；剃除须发，披着袈裟衣，出离俗家而为无家者。

193. 他如此出家，以巴帝摩卡律仪防护而住，具足正行与行处，对微细的罪过也见到危险，受持学习于诸学处。以善的身业、语业具足，活命清净，具足戒，防护诸根门，具足念与正知，知足。

小 戒 (Cūḷasīlaṃ)⁷

194. 大王，比库如何具足戒呢？在此，大王，比库断除杀生，远离杀生，舍置棍棒、舍置刀剑，有惭耻，有仁慈，悲悯一切有情生类而住。这是他的戒。

断除不与取，远离不与取，给与才取，期待所施，以不偷盗清净自己而住。这也是他的戒。

断除非梵行，为梵行者、远离者，离淫欲粗俗之法。这也是他的戒。

断除虚妄语，远离虚妄语，所说真实，依据事实，诚实可信，不欺诳世间。这也是他的戒。

⁷ 这里的小戒、中戒和大戒只是字面上的直译而已，其中小戒并不意味着不重要或者比后两者更低级。小戒是适用于所有出家人的基础戒，而后两者则是更广泛地要求沙门与婆罗门遵守之戒。

断除离间语，远离离间语，不在此处听后告诉对方，以离间这些人；也不在对方听后告诉此方，以离间那些人。他和解分裂者，促进和谐，喜好和合、乐于和合、喜欢和合，说导致和合的话语。这也是他的戒。

断除粗恶语，远离粗恶语，凡所言说，柔和、悦耳、可爱、怡心、优雅，使多人喜欢，令多人可意，说像这样的话语。这也是他的戒。

断除杂秽语，远离杂秽语，说适时语，说真实语，说有义语，说法语、律语，说可贵的、适时的、有理的、慎重的、有益的话语。这也是他的戒。

远离损坏种子类、生物村(草木)；[日中]一食，远离夜食和非时食；远离观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远离妆饰、装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涂香；远离高大床座；远离接受金银；远离接受生谷；远离接受生肉；远离接受妇女和少女；远离接受婢和奴；远离接受羊和山羊；远离接受鸡和猪；远离接受象、牛、马和骡；远离接受耕地和土地；远离从事走使、传信；远离买卖；远离欺秤、伪币、欺尺；远离贿赂、虚伪、欺诈、不诚实；远离砍断[人手足]、杀戮、捆绑、剽掠、抢夺、暴力。这也是他的戒。

——小戒结束——

中 戒 (Majjhimasīlam)

195. 就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从事如此的损坏种子类、生物村而住。这就是：根种、茎种、节种、枝种，籽种为第五。远离如此的损坏种子类、生物村，这也是他的戒。

196.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从事如此的储存物品而住。这就是：食物的储存、饮料的储存、衣服的储存、车辆的储存、卧床的储存、香的储存、粮食的储存。远离如此等的储存物品，这也是他的戒。

197.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从事如此的观看表演而住。这就是：跳舞、唱歌、音乐、戏剧、说书、手铃乐、饶钹乐、鼓乐、舞技、杂技、竹戏、洗骨，斗象、斗马、斗水牛、斗公牛、斗山羊、斗公羊、斗鸡、斗鹤鹑、棍斗、拳斗、搏斗，演习、列兵、布阵、阅兵。远离如此等的观看表演，这也是他的戒。

198.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从事如此的游戏和放逸之因而住。这就是：八格、十格、空戏、踩线、取石、骰子、棍棒、印手，玩球、叶笛、锄、翻跟斗，风车、叶尺、车、弓，猜字、

猜心、模仿残废。远离如此等的游戏和放逸之因，这也是他的戒。

199.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使用如此的高大床座而住。这就是：高床、兽脚床、长毛氍、彩毛毯、白毛毯、花毛毯、棉垫、绣像毯、双面毛毯、单面毛毯、宝石绢丝品、丝绸、大地毯、象毡、马毡、车毡、羚羊皮席、咖达离鹿皮特级敷具、有华盖者、两端有红枕者。远离如此等的高大床座，这也是他的戒。

200.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使用如此的妆饰、装扮之因而住。这就是：[香粉]涂身、涂油、沐浴、按摩、照镜、描眼、花鬘、芳香、涂香、化妆脸部、手饰、发饰、拐杖、药袋、刀剑、伞盖、彩饰拖鞋、头巾、珠宝、拂尘、长缘白衣。远离如此等的妆饰、装扮之因，这也是他的戒。

201.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从事如此的畜生论而住。这就是：王论、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鬘论、香论、亲戚论、车乘论、村庄论、城镇论、城市论、国土论、女人论、英雄论、街道论、井边论、先亡论、各种论、世界起源论、大海

起源论、如此有无论。远离如此等的畜生论，这也是他的戒。

202.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从事如此的争论而住。这就是：‘你不知此法、律，我知此法、律。’‘你怎么能知此法、律？’‘你在行邪道，我在行正道。’‘我的一致，你的不一致。’‘应先说的后说，应后说的先说。’‘你的立论⁸已被驳倒。’‘你已被论破，你已辩输。去！解救[你的]理论，或假如[现在就]能解决。’远离如此等的争论，这也是他的戒。

203.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从事如此的差遣走使而住。这就是：为诸王、诸王大臣、刹帝利、婆罗门、居士、童子：‘去这里，去那里；带这个走，从那里带这个来。’远离如此等的差遣走使，这也是他的戒。

204.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诡诈、虚谈、暗示、诈骗、以利求利。远离如此的诡诈、虚谈，这也是他的戒。

——中戒结束——

⁸ 立论 (adhicīṇṇam)：经长时间深思熟虑得出的理论。

大戒 (Mahāsīlam)

205. 就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依畜生明邪命过活。这就是：相肢、占卜、预兆、占梦、看相、占鼠啮，火供、杓供、麸皮供、米糠供、米供、酥油供、油供、口供、血供，肢体明、宅地明、政治明，吉祥咒、鬼神咒、地咒、蛇咒、毒咒、蝎咒、鼠咒、鸟咒、鸦咒、命数、防箭术、解兽语。远离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06.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依畜生明邪命过活。这就是：宝珠占、衣服占、棍杖占、刀占、剑占、箭占、弓占、武器占、女占、男占、童子占、童女占、奴仆占、婢女占、象占、马占、水牛占、公牛占、母牛占、山羊占、公羊占、鸡占、鹤鹑占、大蜥蜴占、耳环占、龟甲占、兽占。远离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07.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依畜生明邪命过活。这就是：国王将出发，国王将不会出发；我方国王将会进攻，敌方国王将会撤退；敌方国王将会进攻，我方国王将会撤退；我方国王将会胜利，敌方国王将被打败；敌方国王将会胜利，我方国王将被打败；如此，一方将胜利，一方将被打败。

远离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08.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依畜生明邪命过活。这就是：将有月蚀，将有日蚀，将有星蚀，日月将依轨道运行，日月将偏离轨道运行，星辰将依轨道运行，星辰将偏离轨道运行，将有流星，将有天火，将有地震，将有天鼓，日月星辰将升沉晦明；月蚀将有如此的结果，日蚀将有如此的结果，星蚀将有如此的结果，日月依轨道运行将有如此的结果，日月偏离轨道运行将有如此的结果，星辰依轨道运行将有如此的结果，星辰偏离轨道运行将有如此的结果，流星将有如此的结果，天火将有如此的结果，地震将有如此的结果，天鼓将有如此的结果，日月星辰升沉晦明将有如此的结果。远离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09.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依畜生明邪命过活。这就是：将会雨量充沛，将会干旱，将会丰收，将会饥荒，将会安稳，将有危险，将会生病，将会健康，印算、计算、算数、作诗、世间学。远离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10.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依畜生明邪命过活。这就是：[择吉]婚娶、

婚嫁，结婚、离婚，借债、借贷，开运、厄运，堕胎，结舌咒、锁腭咒、转手咒、耳聋咒，问镜、问童女、问神，祭拜太阳、祭拜大[梵天]，喷火咒，召请吉祥天。远离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11.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食，他们却依畜生明邪命过活。这就是：许愿、还愿，鬼神咒、宅地咒、壮阳咒、阳痿咒，择地基、祭地基，净口、沐浴、供牺牲，呕吐药、泻药，治上身药、治下身药，治头药、耳油药、眼药、灌鼻、眼药水、涂药膏，眼科、外科、儿科，施根治药、内服药。远离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命，这也是他的戒。

212. 大王，这位比库如此具足戒，见不到任何来自戒律仪的怖畏。大王，犹如已灌顶的刹帝利王征服了敌人，见不到任何来自敌方的怖畏。同样的，大王，比库如此具足戒，见不到任何来自戒律仪的怖畏。他以此圣戒而具足，体验内在的无过之乐。大王，比库乃如此具足戒。

——大戒结束——

根律仪 (Indriyaśamvaro)

213. 大王，比库又如何守护诸根门呢？在此，大王，

当比库眼看见颜色，不取于相，不取随相⁹。若由于不守护眼根而住，则会被贪、忧、诸恶、不善法所流入。实行此律仪，保护眼根，持守眼根律仪。当耳听到声音……鼻嗅到香……舌尝到味……身触到触……当意识知法，不取于相，不取随相。若由于不若守护意根而住，则会被贪、忧、诸恶、不善法所流入。实行此律仪，保护意根，持守意根律仪。他以此圣诸根律仪而具足，体验内在的无垢之乐。大王，比库乃如此守护诸根门。

念与正知 (Satisampajaññaṃ)

214. 大王，比库又如何具足念与正知呢？大王，于此，比库在前进、返回时保持正知¹⁰，向前看、向旁看

⁹ **不取于相**(na nimittaggāhī hoti): 即他不取着于男女相、净相或会导致烦恼存在之相，而只停留在所见的程度。**不取随相**(nānubyañjanaggāhī): 能够使诸烦恼显现的细部特征称为“随相”。他不取着于手、足、微笑、戏笑、说话、看等各种行相，只是如实地看而已。

¹⁰ **在前进、返回时保持正知**: 以正知做一切事情，或只是保持正知。他对前进等都能够保持正知，而非有些地方没有正知。在此，有四种正知:

- 1、有益正知(sāttakasampajañña)，在想要前进的心生起后，先考虑是否有益，选择有益的而行。
- 2、适宜正知(sappāyasampajañña)，在行走时先考虑是否适宜，选择适宜的而行。
- 3、行处正知(gocarasampajañña)，选择有益及适合的之后，在三十八种业处中，把取自己心所喜爱的业处作为行处，在前往托钵时把它带着而

时保持正知，屈、伸[手足]时保持正知，持桑喀帝、钵与衣时保持正知，食、饮、嚼、尝时保持正知，大、小便利时保持正知，行走、站立、坐着、睡眠、觉醒、说话、沉默时保持正知。大王，比库乃如此具足念与正知。

知足 (Santoso)

215. 大王，比库又是如何知足呢？大王，于此，比库满足于保护身体之衣与果腹之食，无论他去哪里，只是携带着[衣钵]而去。大王，犹如有翼之鸟，无论飞到哪里，都只是带着两翼；同样地，大王，比库只满足于保护身体之衣与果腹之食，无论他去哪里，只携带着[衣钵]而去。大王，比库乃如此知足。

舍离诸盖 (Nīvaraṇappahānaṃ)

216. 他以此圣戒蕴而具足，以此圣根律仪而具足，以此圣念与正知而具足，以此圣知足而具足，前往远离的坐卧处——林野、树下、山丘、幽谷、山洞、坟场、树林、露地、草堆。他托钵回来，饭食之后，结跏趺而坐，保持其身正直，使正念现起于面前。

行走。

4、无痴正知(asammohasampajañña)，在前进等时不迷惑。

217. 他舍离对世间的贪爱，以离贪之心而住，使心从贪爱中净化。舍离恼害、瞋恨，以无瞋之心而住，慈悯于一切有情生类，使心从恼害、瞋恨中净化。舍离昏沉、睡眠，住于离昏沉、睡眠，持光明想，念与正知，使心从昏沉、睡眠中净化。舍离掉举、追悔，住于无掉举，内心寂静，使心从掉举、追悔中净化。舍离疑惑，度脱疑惑而住，对诸善法不再怀疑，使心从疑惑中净化。

218. 大王，犹如有人借债来经营事业，其后事业成功，他不但能够还清旧债，而且尚有盈余养活妻子。为此他这样[想]：‘我之前借债来经营事业，其后该事业成功，我不但能够还清旧债，而且尚有盈余养活妻子。’他以此因缘获得愉悦，得到喜悦。

219. 大王，又犹如有人生病，痛苦、重患，不能享用食物，身体无力。他于后时从该疾病痊愈，能够享用食物，同时身体有力。为此他这样[想]：‘我之前生病，痛苦、重患，不能享用食物，身体无力。现在我已从该疾病痊愈，能够享用食物，身体有力。’他以此因缘获得愉悦，得到喜悦。

220. 大王，又犹如有人被囚禁于牢狱。他于后时平安无险地脱离牢狱，并且没有损失任何财产。为此他这样[想]：‘我之前被囚禁于牢狱，现在我已平安无险地

脱离了那牢狱，并且没有损失任何财产。’他以此因缘获得愉悦，得到喜悦。

221. 大王，又犹如有人沦为奴隶，不能自主，隶属他人，不能到想去之处。他于后时被免除了该奴隶的身份，能够自主，不隶属他人，为自由人，能够到想去之处。为此他这样[想]：‘我之前沦为奴隶，不能自主，隶属他人，不能到想去之处。现在我已被免除了该奴隶的身份，能够自主，不隶属他人，为自由人，能够到想去之处。’他以此因缘获得愉悦，得到喜悦。

222. 大王，又犹如有人富有、多财，必须行走于饥馑、充满危险的荒野旅途。他于后时平安地越过该荒野，安全无险地到达村落。为此他这样[想]：‘我之前富有、多财，必须行走于饥馑、充满危险的荒野旅途。现在我已平安地越过该荒野，安全无险地到达村落。’他以此因缘获得愉悦，得到喜悦。

223. 同样的，大王，犹如借债，如患病，如牢狱，如沦为奴隶，如荒野旅途；当这些五盖未被舍离时，比库如此看待自己。

224. 大王，又犹如无债，如无病，如脱离牢狱，如自由人，如安稳之处；大王，当这些五盖被舍离时，比库乃如此看待自己。

225. 他见到自己舍离这些五盖而生愉悦，由愉悦而生喜，由心喜而身轻安，身轻安而觉乐，乐而心得定。

初禅 (Paṭhamajjhānaṃ)

226. 他已离诸欲，离诸不善法，有寻、有伺，离生喜、乐，成就并住于初禅。他此身乃被离生之喜、乐所浸润、流遍、充满、遍布，其身没有任何一处不被离生之喜、乐所遍满。

227. 大王，犹如熟练的洗浴师或洗浴师的学徒，在铜盆里撒了洗浴粉后，不断洒水揉捏，使此沐浴球内外皆[被水]渗透、浸透、遍满、湿润且不下滴。同样的，大王，比库此身乃被离生之喜、乐所浸润、流遍、充满、遍布，其身没有任何一处不被离生之喜、乐所遍满。大王，这也是比前面的现见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现见的沙门果。

第二禅 (Dutiyajjhānaṃ)

228. 再者，大王，比库寻、伺寂止，内洁净，心专一性，无寻、无伺，定生喜、乐，成就并住于第二禅。他此身乃被定生之喜、乐所浸润、流遍、充满、遍布，其身没有任何一处不被定生之喜、乐所遍满。

229. 大王，犹如湖有湖水从深泉涌出，既没有从东方流入之水，又没有从南方流入之水，没有从西方流入之水，没有从北方流入之水，天也没有时时提供足够的雨水。但从其湖底有清凉的泉水涌出，使该湖被清凉之水所浸润、流遍、充满、遍布，该湖没有任何一处不被清凉之水所遍满。同样的，大王，比库此身乃被定生之喜、乐所浸润、流遍、充满、遍布，其身没有任何一处不被定生之喜、乐所遍满。大王，这也是比前面的现见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现见的沙门果。

第三禅 (Tatiyajjhānam)

230. 再者，大王，比库离喜并住于舍，念与正知，以身受乐，正如圣者们所说的‘舍、具念、乐住’，成就并住于第三禅。他此身乃被离喜之乐所浸润、流遍、充满、遍布，其身没有任何一处不被离喜之乐所遍满。

231. 大王，犹如在青莲花池、红莲花池或白莲花池中，有一些青莲花、红莲花或白莲花生于水中，长于水中，没长出水面，泡在水中养育，从其顶部到根部皆被清凉之水所浸润、流遍、充满、遍布，没有任何的青莲花、红莲花或白莲花不被清凉之水所遍满。同样的，大王，比库此身乃被离喜之乐所浸润、流遍、充满、遍布，

其身没有任何一处不被离喜之乐所遍满。大王，这也是比前面的现见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现见的沙门果。

第四禅 (Catutthajjhānam)

232. 再者，大王，比库舍断乐与舍断苦，先前的喜、忧已灭没，不苦不乐，舍、念、清净，成就并住于第四禅。他此身乃被清净、洁净之心所遍满而坐着，其身没有任何一处不被清净、洁净之心所遍满。

233. 大王，犹如有人用白布披着头而坐着，其身没有任何一处不被白布所遍满。同样的，大王，比库此身乃被清净、洁净之心所遍满而坐着，其身没有任何一处不被清净、洁净之心所遍满。大王，这也是比前面的现见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现见的沙门果。

观智 (Vipassanāñāṇam)

234.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净、洁净、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则引导其心转向于智见。他如此了知：‘此身有形色，由四大种所成，由父母所生，由饭面所长养，是无常、破坏、破碎、变坏、破灭之法。且我此识依于此，系着于此。’

235. 大王！犹如琉璃宝珠，美丽、天然，具有八面，

经过精雕细琢，晶莹、透明、无瑕、具足一切品质，有条青色、或黄色、或红色、或白色、或淡黄色之线穿过其中。若具眼之人把它放在手中即能观察：‘琉璃宝珠美丽、天然，具有八面，经过精雕细琢，晶莹、透明、无瑕、具足一切品质，有条青色、或黄色、或红色、或白色、或淡黄色之线穿过其中。’

同样的，大王，比库之心如此得定、清静、洁净、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则引导其心转向于智见。他如此了知：‘此身有形色，由四大种所成，由父母所生，由饭面所长养，是无常、破坏、破碎、变坏、破灭之法。且我此识依于此，系着于此。’大王，这也是比前面的现见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现见的沙门果。

意所成神变智 (Manomayiddhiñāṇam)

236.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静、洁净、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变化意所成身。他从此身变化出另一个由意所成、具一切肢体、诸根无缺的色身。

237. 大王，犹如有人将萱草从苇中抽出，他这样想：‘这是萱草，这是苇。萱草与苇不同，但萱草是从苇中

抽出的。’大王，又犹如有人将剑从鞘中抽出，他这样想：‘这是剑，这是鞘。剑与鞘不同，但剑是从鞘中抽出的。’大王，又犹如有人将蛇从蜕皮中拔出，他这样想：‘这是蛇，这是蜕皮。蛇与蜕皮不同，但蛇是从蜕皮中拔出的。’同样的，大王，当比库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洁淨、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变化意所成身。他从此身变化出另一个由意所成、具一切肢体、诸根无缺的色身。大王，这也是比前面的现见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现见的沙门果。

种种神变智 (Iddhividhañāṇam)

238.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洁淨、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种种神变。他体验各种神变：一[身]能成多[身]，多[身]能成一[身]；显现，隐匿；能穿墙、穿壁、穿山，行走无碍，犹如虚空；能出没于地中，犹如水中；能行于水上不沉，如在地上；能在空中以跏趺而行，如有翼之鸟；能以手触摸、擦拭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亮和太阳，乃至能以身自在到达梵天界。

239. 大王，犹如熟练的陶师或陶师的学徒，能将处

理好的泥随其所欲地做成想要的器皿。大王，又犹如熟练的牙雕匠或牙雕匠的学徒，能将处理好的象牙随其所欲地雕刻成想要的牙雕。大王，又犹如熟练的金匠或金匠的学徒，能将处理好的黄金随其所欲地制作成想要的金器。同样的，大王，当比库的心如此得定、清静、洁净、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种种神变。他体验各种神变：一[身]能成多[身]，多[身]能成一[身]；显现，隐匿；能穿墙、穿壁、穿山，行走无碍，犹如虚空；能出没于地中，犹如水中；能行于水上不沉，如在地上；能在空中以跏趺而行，如有翼之鸟；能以手触摸、擦拭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亮和太阳，乃至能以身自在到达梵天界。大王，这也是比前面的现见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现见的沙门果。

天耳智 (Dibbasotañāṇam)

240.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静、洁净、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天耳界。他能以清静、超人的天耳界，听到远处、近处的天及人的两种声音。

241. 大王，犹如有人行于途中，他听见大鼓声，小

鼓声，螺贝、腰鼓、铜鼓声，他这样想：‘这是大鼓声，这是小鼓声，这是螺贝、腰鼓、铜鼓声。’同样的，大王，当比库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洁淨、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天耳界。他能以清淨、超人的天耳界，听到远处、近处的天及人的两种声音。大王，这也是比前面的现见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现见的沙门果。

他心智 (Cetopariyañāṇaṃ)

242.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洁淨、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他心智。他能以心辨别、了知其他有情、其他人的心：对有贪心，了知有贪心；对离贪心，了知离贪心。对有瞋心，了知有瞋心；对离瞋心，了知离瞋心。对有痴心，了知有痴心；对离痴心，了知离痴心。对昏昧心，了知昏昧心；对散乱心，了知散乱心。对广大心，了知广大心；对不广大心，了知不广大心。对有上心，了知有上心；对无上心，了知无上心。对得定心，了知得定心；对无定心，了知无定心。对解脱心，了知解脱心；对未解脱心，了知未解脱心。

243. 大王，犹如年轻、青春、爱打扮的女人或男人，

对着清静、洁净的镜子或澄清的水钵观看自己的脸容，有痣知道有痣，无痣知道无痣。同样的，大王，当比库的心如此得定、清静、洁净、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他心智。他能以心辨别、了知其他有情、其他人的心：对有贪心，了知有贪心；对离贪心，了知离贪心。对有瞋心，了知有瞋心；对离瞋心，了知离瞋心。对有痴心，了知有痴心；对离痴心，了知离痴心。对昏昧心，了知昏昧心；对散乱心，了知散乱心。对广大心，了知广大心；对不广大心，了知不广大心。对有上心，了知有上心；对无上心，了知无上心。对得定心，了知得定心；对无定心，了知无定心。对解脱心，了知解脱心；对未解脱心，了知未解脱心。大王，这也是比前面的现见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现见的沙门果。

宿住随念智 (Pubbenivāsānussatiñāṇaṃ)

244.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静、洁净、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宿住随念智。他能忆念种种宿住，也即是：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许多坏劫、许多

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有如此名、如此姓、如此容貌、如此食物、经历如此的苦与乐、如此寿命的限量。他从该处死后投生到那里，在那里有如此名、如此姓、如此容貌、如此食物、经历如此的苦与乐、如此寿命的限量。他从该处死后投生到这里。如是能以形相、细节来忆念种种宿住。

245. 大王，犹如有人从自己村前往别的村，从该村前往另一村，又从该村回到自己村。他这样想：‘我从自己村前往某村，在那里这样站立，这样坐着，这样说话，这样沉默。从那个村前往某村，在那里这样站立，这样坐着，这样说话，这样沉默。又从那个村回到自己村。’同样的，大王，当比库的心如此得定、清静、洁净、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宿住随念智。他能忆念种种宿住，也即是：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有如此名、如此姓、如此容貌、如此食物、经历如此的苦与乐、如此寿命的限量。他从该处死后投生到那里，在那里有如此名、如此姓、如此容貌、如此食物、经历如此的苦与乐、如此寿命的限量。他从该处死后投生到这里。如是

能以形相、细节来忆念种种宿住。大王，这也是比前面的现见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现见的沙门果。

天眼智 (Dibbacakkhuñāṇaṃ)

246.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静、洁净、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有情死生智。他能以清静、超人的天眼，见到有情的死时、生时，低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不幸，能了知有情各随其业：‘诸尊者，此有情的确因为具足身恶行，具足语恶行，具足意恶行，诽谤圣者，为邪见者，受持邪见业；诸尊者，他们身坏死后，生于苦界、恶趣、堕处、地狱。然而，诸尊者，此有情的确因为具足身善行，具足语善行，具足意善行，不诽谤圣者，为正见者，受持正见业；诸尊者，他们身坏死后，生于善趣、天界。’如此能以清静、超人的天眼，见到有情的死时、生时，低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不幸，能了知有情各随其业。

247. 大王，犹如十字街头中间的殿楼，有具眼之人站立其上，能看见人们进入、离开其家，或行走于车道、人行道，或坐在十字街头中间。他这样想：‘那些人进入其家，那些人离开，那些人行走于车道、人行道，那

些人坐在十字街头中间。’同样的，大王，当比库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洁淨、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有情死生智。他能以清淨、超人的天眼，见到有情的死时、生时，低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不幸，能了知有情各随其业：‘诸尊者，此有情的确因为具足身恶行，具足语恶行，具足意恶行，诽谤圣者，为邪见者，受持邪见业；诸尊者，他们身坏死后，生于苦界、恶趣、堕处、地狱。然而，诸尊者，此有情的确因为具足身善行，具足语善行，具足意善行，不诽谤圣者，为正见者，受持正见业；诸尊者，他们身坏死后，生于善趣、天界。’如此能以清淨、超人的天眼，见到有情的死时、生时，低贱、高贵，美丽、丑陋，幸福、不幸，能了知有情各随其业。大王，这也是比前面的现见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现见的沙门果。

漏尽智 (Āsavakkhayañāṇam)

248.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洁淨、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漏尽智。他如实了知此是苦，如实了知此是苦之集，如实了知此是苦之灭，如实了知此是导至苦灭之道；如

实了知此是漏，如实了知此是漏之集，如实了知此是漏之灭，如实了知此是导至漏灭之道。他如此知，如此见，心解脱欲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明漏。于解脱而有‘已解脱’之智，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再无后有。’

249. 大王，犹如山顶上的水池，清澈、清静、澄清，有具眼之人站在其岸边，能看见牡蛎、砂砾，和游动、静止的鱼群。他这样想：‘这水池清澈、清静、澄清，其间有牡蛎、砂砾，和游动、静止的鱼群。’同样的，大王，当比库的心如此得定、清静、洁净、无秽、离诸随烦恼、柔软、适合作业、住立与不动时，引导其心转向于漏尽智。他如实了知此是苦，如实了知此是苦之集，如实了知此是苦之灭，如实了知此是导至苦灭之道；如实了知此是漏，如实了知此是漏之集，如实了知此是漏之灭，如实了知此是导至漏灭之道。他如此知，如此见，心解脱欲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明漏。于解脱而有‘已解脱’之智，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再无后有。’大王，这也是比前面的现见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现见的沙门果。大王，再也没有比此现见的沙门果更超越、更殊胜的其他现见的沙门果！”

未生怨自誓为近事男 (Ajātasattu
upāsakattapaṭivedanā)

250. 如此说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对世尊这样说：“奇哉！尊者，奇哉！尊者。尊者，犹如倒者令起，覆者令显，为迷者指示道路，在黑暗中持来灯光，使有眼者得见诸色。正是如此，尊者，世尊以种种方便开示法。尊者，我皈依世尊、法以及比库僧，愿尊者忆持我为近事男，从今日起乃至命终行皈依！”

尊者，罪恶战胜了我，我如此愚蠢，如此愚痴，如此不善！我为了夺取王权而杀死了父亲，正直、如法之王的生命。尊者，为此愿世尊接受我的罪为罪，以防护未来！”

251. “大王，罪恶确实战胜了你，你如此愚蠢，如此愚痴，如此不善！你杀死了父亲，正直、如法之王的生命。大王，若你能见罪为罪，如法忏悔，在未来成就防护，我接受此事。大王，这就是在圣者之律中成长：能见罪为罪，如法忏悔，在未来成就防护！”

252. 如此说时，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们现在要走了，我们还有许多事务、许多事情。”

“大王，你现在考虑时间吧！”

于是，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对世尊之所说[感到]欢喜与随喜，从座位起来，礼敬世尊，作右绕后离开。

253. 当时，世尊在马嘎塔国韦迭希之子未生怨王离开不久，告诉比库们：“诸比库，这位国王根绝[自己]。诸比库，这位国王毁了[自己]。诸比库，假如这位国王没有杀死父亲，正直、如法之王的生命，他将即于此座中生起远尘离垢之法眼。”

世尊如此说。那些比库满意与欢喜世尊之所说。

——沙门果经结束——

玛欣德比库敬译

2009-11-16